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周禮六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七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疏御史

宰釋曰天官冢宰六典治邦國入則治都鄙及畿凡治者受灋令焉為書寫其治之法

疏凡治至令焉釋曰言凡語廣謂外內官所有治職掌贊書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疏

注王有至詔文釋曰謂若今出詔勅之書是王有命凡數從政者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

願下於外其詔勅書則御史贊王為此書故云掌贊也凡數從政者釋曰自公卿已下至胥徒在

在玄以為不辭故改之云數所主反見賢通反疏王朝者皆是凡數又是從政之人故云凡數

從政者也先鄭所云以掌贊書數為句讀之玄以為不辭故鄭後云者掌贊書數書數既為三百三

千有何可贊也且書數得為三百二千下別言從政者有何義意乎故後鄭以為不辭而改之也

中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公猶

用謂祀賓之屬旗物太常以下疏中車至出入釋曰云公車之政令者以下辨其用及等

等叙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叙疏叙出入皆是政令故先言其摠也出入謂若下文凡車之

出入則會之冬官造車訖來入中車又當出封同姓之等亦是也注公猶至次序釋曰云公

猶官也者謂若言公似據三公及諸侯若言官則王家皆是故從官也云用謂祀賓之屬者其中

仍有朝及田戎之等故言之屬以摠之云太常以下仍有大旂大赤大白大麾之等故云以下

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王在焉曰路玉

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也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胃主喪

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胃以削草為之三就三重三匝也玄謂纓今馬鞅王路之樊

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正幅為縵旂則屬焉疏王之

春官宗伯下

祀。釋曰云王之五路此言與下爲摠目一曰已下析別言之云以祀者以下諸路皆非祭祀之事則一名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而已。注王在至屬焉釋曰言王在馬曰路者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故廣言之云王在馬曰路路大也王之所在故以大爲名諸侯亦然左氏義以爲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若然門寢之等豈亦行於路乎云玉路以玉飾諸末者凡言玉路金路象路者皆是以玉金象爲飾不可以玉金爲路故知玉金等飾之言諸末者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飾之故云諸末也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者眉上曰錫故知當額盧按韓奕詩鈎膺鏤錫金稱鏤故知刻金爲之故鄭引詩云所謂鏤錫也彼詩毛傳亦云金鏤其錫鄭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云樊讀如鞶帶之鞶者按易訟卦上九云或錫之鞶帶注云鞶帶佩鞶之帶但易之鞶謂鞶囊即內則云男鞶草是也此鞶謂馬大帶言字同故讀從之是以鄭即云馬大帶也先鄭云纓謂當智引士喪禮下篇馬纓以削草爲之買馬亦云鞶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币以毛牛尾金塗十二重後鄭皆不從之者以鞶爲馬大帶明纓是來馬頭故以今馬鞅解之也後鄭云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者按爾雅釋言云鞶屬也郭氏云毛鞶所以爲屬如是屬染毛爲之鄭必知屬飾之者蓋以今時所見擬之必知用五采者按典瑞云鎮圭纒五采五就則知王者就飾用五采惟有小采以朝月者用三采耳纒藉五采即云五就則一采一币爲一就此中樊纒十二就之屬就數雖多亦一采一币爲一就如玉藻十一就然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按司常云日月爲常是也云正幅爲纒者爾雅文知旂則屬焉者爾雅云纒帛終練旒九纒旒用物不同旒又有數明知別屬可知也

路鈎樊纒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錫有鈎亦以金爲之其樊及纒以五采屬

飾之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爲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其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故書鈎爲拘杜子春讀爲鈎。旂其依反賓如字劉沈方

疏

金路至以封。釋曰上五路云一曰此已下皆不云二曰三曰之等可知若據諸侯言之從此金路已下所受得各自爲上故此已下畧不言二曰三曰之等也云同姓以封者周人先同姓故得金路賜異姓已下則用象路之等同姓雖尊仍不得玉路

玉路以祭祀故不可分賜。注金路至爲鈎。釋曰云金路以金飾諸末者亦如玉路所飾也云鈎斐頌之鈎也者詩云鈎膺鏤錫鈎連言膺明鈎在膺前以今驗古明鈎是馬斐頌也云金路無錫有鈎者以玉路金路二者相參知之何者玉路云錫金路云鈎明知金路有鈎無錫上得兼如下言之則玉路直言錫兼有鈎可知云亦以金爲之者錫用金明鈎亦用金爲飾也云九成者亦如上一采罽爲一成凡九就九成也云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司常職文云以賓以會賓客者按齊右會同賓客前齊車故知以賓是以會賓客至於載主亦同焉故曾子問云天子巡守以遷廟主

行載於齊車注云齊車金路若王弔亦乘金路是以士喪禮注云君弔蓋乘象路謂得金路之賜者弔時降一等乘象路明知王有玉路弔時降一等乘金路可知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者周之法二王之後稱公王之同姓例稱侯伯而已若魯衛稱侯鄭稱伯故兼云雖為侯伯也知畫服如上公者典命云上公九命車旗衣服以九為節是上公九命服袞冕又云侯伯七命車旗衣服以七為節則服驚冕為異姓侯伯若魯衛鄭雖為侯伯則服袞受五百里之封是以明堂位魯侯服袞冕是雖為侯伯服如上公也言此者欲見二王後上公雖是異姓庶姓乘金路今同姓王子母弟以衣服與上公同明乘金路亦同矣云其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者天子不可私非其才其無功德不可輒授之以職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故封之於畿內而已是以司裘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王子母弟封於畿內者也言親疏食采者按載師職家邑任稱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其中非直有公卿大夫食采若親王母弟則與公同食大都百里稍疏者與卿同食小都五十里更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耳故云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

象路朱樊纓七
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采芻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異姓王

錫舅。朝直。疏。注象路至錫舅。釋曰象路以象飾諸末者此所飾亦如玉金矣但用象為異錫反注皆同。此云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者經不云鉤明無鉤經直云先鄭知以朱飾勒

者見下文草路云龍勒明知此朱同為飾勒也云大赤九旗之通帛者司常職文以日視朝者謂於路門外常朝之處乘之此雖據常朝而言至於三朝皆乘之按司常云道車建旋鄭注云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乘此象路則建旋若在朝廷大赤也其車則同也云異姓

王甥舅者謂先王及今王有舅甥之親若陳國杞國則別於庶姓故乘象路之車也
草路龍

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白黑飾韋雜色為勒條讀為條其樊及纓

以條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大白殿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龍如字駢音

龍條作條他刀。疏。注草路至以內。釋曰云草路鞞之以草而漆之無他飾者自玉路金路象路反鞞莫干反。疏。路四者皆以草鞞則冬官云飾車欲侈者也但象路以上更有玉金象為飾

謂之他物則得玉金象之名此草路亦用草鞞以無他物飾則名為草路也鄭知駢是白黑飾韋雜色為勒者以續人云白與黑謂之黼黑白相形之物且下有駢車邊側有黑漆為駢此草路既素又有大白之旗故以白黑駢為雜也云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者上玉路鞞纓十有二就馬氏以為旄牛尾金塗十二重有此嫌故微破之也云大白殿之旗猶

周大赤蓋象正色也者明堂位云殷之大白周之大赤相對而言故云猶周大赤周以十一月為正物萌色赤殷以十一月為正物牙色白是象正色無正文故云蓋云即戎謂兵事也者司服兵事韋弁服車服相配俱是即戎故云謂兵事也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即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即戎為在何時荅曰殷之正色者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又按司馬法云章夏以日月上明殷以虎上威周以龍上文不用大常者周雖以日月為常以龍為章故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又按周本紀武王遂入至紂之死所王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不用大常者時未有周禮故武王雖親將猶用大白也云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者此四衛非謂在衛服者以其諸侯非同姓與王無親即是庶姓在四方六服已內衛守王大司馬以要服為蠻服故云蠻服以內也

樊鳴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木路不鞞以草漆之而已前讀為縹剪之剪剪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為樊鳴色飾韋為纓

言就數飾與草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

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杜子春云鶴或為結。前作翦子踐反鶴戶篤反

為結。釋曰鄭知木路不鞞以草者以其言木則木上無草可知必知有漆者以其喪車尚有漆者況吉之乘車有漆可知云前讀為縹剪之剪者讀從既夕文也彼為加苗用疏布縹剪有幅亦縮二橫三鄭云剪淺也此前亦取淺義故讀從之知木路無龍勒者以經不云勒明降於草路無龍勒可知云大麾不在九旗中者上大白亦不在九旗之中而不言者九旗之中雖無

大白仍有雜帛為物兼在殷正色故此特言之云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者此亦以正色言之上文大赤據周大白據殷則此大麾當夏之正色黑故言夏后氏所建也按明堂位有

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綬夏氏當言旂若然則夏后氏有旂無綬今此大麾則綬而為夏后氏所建者彼以前代質後代文差之則綬當有虞氏旂當夏后氏旂旂皆

上有綬夏之旂去旒旒而用之即是綬故以正色推之當夏也云田四時田獵者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

荅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田秋

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故雜問志云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綬司馬職王建大

常足相參正云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者按司馬職要服已內為九州其外更有三

服夷鎮蕃摠而言之皆號蕃國是以此文及大行人謂之蕃國也杜子春云鶴或為結者按馬

氏云前樊結纓謂再重樊纓在前有結在後往往結草以為堅且飾節良以為樊纓皆有采就則前與鶴亦可以為飾而賈氏謂前纓有結其義非今子春為結後鄭引之在下得通一義故

也凡五等諸侯所得路者在國祭祀及朝天子皆乘之但朝天子之時乘至天子館則舍之於館是以覲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謂舍之於容館乘墨車龍旂以朝鄭云在旁與已同曰偏若兩諸侯自相朝亦應乘之若齊甲及朝并朝夕燕出入可降一等若在軍皆乘廣車若以田以鄙則乘木路也若五等諸侯親迎皆乘所賜路以其土親迎攝盛乘大夫車則大夫已上尊則尊矣不可更攝盛轉乘在上之車當乘所賜車與祭祀同則王乘玉路可也若然同姓金路無錫韓侯受賜得有鍤錫者正禮雖不得後有功特賜有之也若如鄭注同姓雖為侯伯畫服如上公得乘金路若為子男似不得當與異姓同乘象路也異姓象路則降上公以其上公雖庶姓亦乘金路其異姓侯伯子男皆乘象路也言四衛革路者亦謂庶姓侯伯子男蕃國木路者夷狄惟有子男同木路也無問祀賓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鷩總

皆有容蓋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龍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故書朱總為總鷩或作鷩

鄭司農云錫馬面錫纒當為總書亦或為總鷩讀為鷩鷩之鷩鷩總者青黑色以縹為之總者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轡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幢容立謂朱總績總其施之如鷩總車衡轡亦宜有焉績書文也蓋如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重直龍反注同總作動反厭於涉反注同績戶對反鷩烏兮反劉烏計反乘繩證反下皆坐乘同或如字繩咸云檢字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眾家亦不見有音者惟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當是廢而不用乎非其音也李兵廢反本或作總恐是意改也鷩音烏兮反著直畧反總表騎反幃昌廉反潼本亦作潼詩注作童皆音同翰劉音管一音胡陪反蔽

王后至容蓋

劉音弗下及文並同一音必世反見賢遍反下同去起呂反下去去毛同

后之五路亦是摠目之言也凡言翟者皆謂翟鳥之羽以為兩旁之蔽言重翟者皆二重為之厭翟者謂相次以厭其本下有翟車者又不厭其本也凡言摠者謂以摠為車馬之飾若婦人之摠亦既繫其本又垂為飾故皆謂之總也按下翟車尊於安車而進安車在上者以其翟車有幄無蓋安車重翟同無幄而有容蓋故進安車與重厭之車同在上也○注重翟至翟乎○釋曰云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為當面飾也者按上龍勒不言面此勒言面則所施之處不同則上言勒者馬之轡飾皆是不在面此言勒面則在面矣用物則同故鄭引龍勒以釋此也云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者按曲禮上云婦人不立乘是婦人坐乘男子立乘曲禮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乘安車則男子坐乘亦謂之安車也若然則王后五路皆是坐乘獨此

得安車之名者以餘者有重翟厭翟翟車輦車之名可稱此無異物之稱故獨得安車之名也云
驚讀爲鳧驚之驚者從毛詩鳧驚之篇名驚者取鳥之驚色青黑爲義如以繒爲之摠者馬勒直
兩耳與兩鑣者先鄭蓋見當時以況古也云容謂瞻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潼容者按昏禮云婦
車亦如之有祓注云祓車裳幃周禮謂之容又衛詩云漸車幃裳毛氏亦云潼容是容潼容與幃
及裳幃爲一物也玄謂朱總續總其施之如醫總車衡鞞亦宜有焉者後鄭取先鄭總者馬勒直
兩耳與兩鑣爲本其於車之衡鞞亦宜有焉以其皆是革飾之事故兼施於車也云蓋如今小車
蓋也者此舉漢法小車有蓋以況周凡蓋所以表尊亦所以禦雨故三者皆有之也云皆有容有
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者按馬氏等云重翟爲蓋今之羽蓋是也爲有此嫌故微破之若重翟厭
翟是蓋何須下文云皆有容蓋乎是以後鄭約下王之喪車五乘皆有蔽明后之車言翟者亦謂
蔽也云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者此約王之五路則重翟當王路后無外事惟祭先王先公羣小
祀皆乘此重翟也云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者按內宰職云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注云謂
王賓饗諸侯也不言裸者文畧耳云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者以其安車不言翟
明無蔽以其朝王質故去飾也引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
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者彼是衛侯之夫人當乘厭翟則上公與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可知若
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於其夫下王后一等不得乘重翟則上公與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可知若
子男夫人可以乘翟車至於祭祀及嫁皆乘之云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者王姬下嫁下后一
等及諸侯夫人皆乘厭翟則王后自然始來乘重翟可知若然王之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
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篆二十七世婦與卿妻同乘夏緜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之妻攝盛
亦乘墨車非嫁攝盛則乘棧車也諸侯已下夫人祭祀賓饗出桑朝君差之皆可也若然諸侯
夫人亦當有安

翟車具面組總有握

當面也有握則此無蓋矣如今駟車是也后所乘

以出桑。握劉音屋下馬皆作握

疏

翟車至有握。釋曰。上言朱總續總驚總彼皆以繒爲之

鳥學反沈云劉音非辨薄經反。今此言組總則以組條爲之摠亦施於勒及兩耳兩鑣并
車衡鞞焉。注翟車至出桑。釋曰。翟車不重不厭明以翟飾車之側可知云具面貝飾勒之當
面也者貝水物謂餘泉餘蚨之貝文以飾勒之當面者也云有握則此無蓋矣者但蓋所以禦雨
無懼乃施之今既有帷故知無蓋矣云如今駟車是也者漢法駟車無蓋故舉以況之云后所乘
以出桑者按月令三月薦鞠衣於先帝又后妃親桑於東郊二者皆乘此翟車以其告先帝非
祀親桑又非大事。輦車組鞞有翼羽蓋。輦車不言飾后居宮中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
故知乘翟車也。輦車組鞞有翼羽蓋。爲輦輪人鞞之以行有翼所以禦風塵以羽作

小蓋為翳日也故書翳為駝杜子春云當為翳書亦或為駝。輦本作連音輦組。音祖輓音晚翳所甲反從七容反駝市專反駝烏帝反駝駝並音獵駝或音毛。疏 注輦車至

日輦車不言飾者以其不言翟又不言面摠之等是不言飾也此無所供事直是后居宮中從容所乘車也知漆之者凡古之車器之等皆漆之明此亦有飾也知為駝駝者按禮記云駝以輦車

輦車載輻之車則地官蜃車人輓之以行此輦車組輓亦是人輓行者按雜記注引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駝則人輓行者皆是無輻曰駝按上雜記注駝崇蓋半乘車之輪乘車高

六尺六寸則此當三尺三寸云有翳所以禦風塵者翳即扇也扇所以為障蔽亦所以禦風塵也云以羽作小蓋為翳日也者翳既禦風塵明羽蓋所以翳日可知也。王之喪車

五乘木車蒲蔽犬禊尾囊疏飾小服皆疏。木車不漆者鄭司農云蒲蔽謂羸蘭然犬禊以夫皮為覆答故書疏為搢杜子春讀搢為沙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犬白夫皮既以皮

為覆答又以其尾為戈戟之設羸布飾二物之側為之緣若搢服云服讀為簾小簾刀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為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劍亦為備焉。乘繩證反禊

莫歷反囊沈音羔劉姑道反羸魯火反劉又音果斃力丁反劉又音冷搢本又作偕同思如反破吐刀反緣悅綃反下同簾音。疏 注木車至備焉。釋曰云木車不漆者喪中無飾後至禫乃漆

服賁音奔劍古堯反又音昭。疏 之此明木車及下素車等皆未漆也若然上王之木路鄭注云不革鞞漆之而已彼亦稱木而有漆者彼此各有所對上文木路對革路有革又有漆則木路漆

之而已據吉時言耳此木路對禫始有漆明此木路不漆飾指木體而言也先鄭云謂羸蘭車者此舉漢時有羸長蘭乘不善之車故舉以說之也云犬禊以犬皮為覆答者古者男子立乘須馮

軾軾上須皮覆之故云犬禊子春讀搢為沙於義無所取故不從也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上文重翟厭翟之等為蔽皆是禦風塵故知此蔽亦是禦風塵也云犬白夫皮者以喪無飾明用犬之

白者是以士喪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帶是也云既以皮為覆答又以其尾為戈戟之設者以經云犬禊尾囊明禊與囊共用犬囊則設也云羸布飾二物之側為之緣者按喪服齊衰已下皆稱疏

禮之通例凡言疏布者皆據大功布而言若然此則以八升布為二物之緣也云若搢服者按既夕記云貳車白狗攝服注云搢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引之者證其二物為緣之事也小簾刀劍

短兵之衣者此小簾即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帶蒲蔽犬服鄭彼注云筇間兵服以犬皮為之是也云此始遭喪所乘者此喪車五乘貴賤皆同乘之是以士喪禮主人乘惡車鄭注引雜記

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是其尊卑同也云為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者按士喪有大服則此小服亦是其常今言為君之道尚微備姦臣者此言非為小兵服以戈戟人君乃有之然則備姦臣為尾囊戈戟而言也引書曰者顧命文彼以成王崩子釗康王也康王常

在尸所以為適子故使康王出鄉門外以虎賁百人更以大子之禮迎之別於庶子必用虎賁備姦臣引之者證人君有戈戟亦是備姦臣。素車芴蔽犬禛素

飾小服皆素素車以白土聖車也芴讀為蒨蒨麻以為蔽其禛服以素縵為緣此卒哭所乘為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芴扶云反聖鳥路反又烏洛反蒨扶文反

疏注素車至戈戟釋曰鄭知素車以白土聖者以上有木車下有漆車中有號藻素三者非漆非木皆以所飾為名明素是白土飾之也爾雅釋官云地謂之黝牆謂之至聖謂以白土為

飾則此素車亦白土為飾可知云芴讀為蒨蒨麻者芴字非所以飾物之事故破芴為蒨義取用麻為蔽之意云其禛服以素縵為緣者禮之通例素有二種其義有色飾者按士虞禮卒哭大夫說

縵為飾者即以素為縵故鄭釋二素以白縵別釋之也云此卒哭所乘者按士虞禮卒哭大夫說經帶于廟門外婦人說首經不說帶是卒哭變服變服即易車按喪服大功章注云凡天子諸侯

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此鄭云卒哭據士而言也云為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者以經不云尾囊明去戈戟故為此解也。藻車藻蔽鹿淺禛革

飾故書藻作輶杜子春韞讀為華藻之藻直謂華藻也玄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聖車以蒼縵為蔽也鹿淺禛以鹿夏皮為覆笇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輶音摠又音藻李

一音倉 **疏**注故書至所乘。釋曰後鄭云藻水草者就足子春藻為華藻也鄭為蒼色者上文會反。素車為白色下文號車邊側有漆差之此當蒼色且藻為水草見為蒼文色也云鹿

淺禛以鹿夏皮為覆笇者夏時鹿毛新生為淺毛故鄭云鹿夏皮為覆笇也云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者以經云革飾皮去毛曰革故以去毛言之之此既練所乘者王喪十三月練是變除之節

故知此即既 **駢車韞蔽然禛髮飾** 故書駢作龍髮為軟杜子春云龍讀為駢軟讀為奈

練所乘也。 **駢車韞蔽然禛髮飾** 故書駢作龍髮為軟杜子春云龍讀為駢軟讀為奈 琇之奈直謂髮奈也玄謂駢車邊側有漆飾也韞細

章也此大祥所乘。韞音丸髮香求反軟音次奈音七琇胡訖反 **疏**注故書至所乘。釋曰故以破龍為白黑之色故此注從子春為駢髮為軟於義無所取故不從子春以軟為漆亦不從也

後鄭知駢為邊側之飾者以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時未全為漆故知駢是邊側少有漆也云漆則成藩者下文藩蔽者因此舊蔽而漆之則藩者以此為本故云漆則成藩也云然果然也者果

然獸名是以賈氏亦云然獸名也云髮亦多黑少之色韞也知色如此者按下注雀黑多赤少故知此髮是亦多黑少者也云此大祥所乘者以二漆車藩蔽豕禛雀飾 漆車黑車也藩

十五月大祥除服之節故知此車是大祥所乘也。漆車藩蔽豕禛雀飾 漆車黑車也藩 席以為之狝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韞 **疏**注漆車至所乘。釋曰知漆是黑者凡漆不言色者

也此禛所乘。狝五且反禛直感反。皆黑且大夫所乘黑車及篆縵之飾直得黑名是凡

車皆黑漆也鄭知漆席以爲之者以其席即上文雀上注云漆即成藩是也云豹胡大者謂胡地之野犬或作狐字者謂狐與犬合所生之犬也云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者鄭以目驗雀頭黑多赤少雀即铘也此禮所乘者以二十七月釋祥之節素縞麻衣而服禪服朝服綬冠故知當禪所乘也按下文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皆吉時所乘之車既言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禪亦得乘漆車所以大夫士禪即乘漆車與吉同者禮窮則同也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服車服事者之車故書夏篆爲夏綠鄭司農云夏赤也綠緣色或曰夏篆篆讀爲主瑑之瑑夏篆篆有約也玄謂夏篆五

采畫穀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墨車不畫也棧車不革鞞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篆音瑑直轉反縵莫干反棧才產反又仕板反約如字又於兒反下同箱息羊反

注服至共役。釋曰云服車服事者之車其孤卿以下皆是輔佐之臣服事於上故以從古書車解之也先鄭云夏赤也綠綠色後鄭不從者夏翟是采五采備乃爲夏而以夏爲赤而從古書篆爲色於義不可故後鄭解之以夏爲五采也云或曰夏篆篆讀爲主瑑之瑑者以篆爲穀約後鄭從之云夏縵亦五采畫無瑑爾者言縵者亦如縵帛無文章故云無瑑也以其篆爲穀約則言縵者無約也云墨車不畫也者言墨漆革車而已故知不畫也棧車不革鞞而漆之者此則冬官棧車欲奔恐有圻壞是不革鞞者也此已上尋常所乘若親迎則士有攝盛故士昏禮主人乘墨

車婦車亦如之有祿爲異耳王后別見車五乘此卿孤已下不見婦人車者婦人與夫同故昏禮云婦車亦如之但大夫以上尊則尊矣親迎不假攝盛轉乘上車也知士車有漆飾者按唐傳云右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飾注云飾漆之駢併也是其事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其役者庶人以力役爲事故名車爲役車知方箱者按冬官乘車田車橫

廣前後短大車柏車羊車皆方故知庶人役車亦方箱是以唐傳云庶人木車單馬衣布帛此役車亦名棧車以其同無革鞞故也是以何草不黃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注云棧車役車是也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給遊燕及恩惠之賜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者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故舉以

或有賜言及恩惠之賜雖非遊燕君於臣有恩好而惠及之者亦有賜此釋經其用無常云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者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故舉以

說之云作之有功有治者釋經良車散車

精作爲功則曰良麤作爲治則曰散也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

計其完敗多少

釋曰車之出謂出給官用車之入謂用罷歸官於當時錄為簿帳至歲終則摠會計完敗多少以入計會也。凡賜闕之完敗不計。疏曰以其賜人以後

完敗隨彼受賜之人在官毀折入齋于職幣計所傷敗入其直杜子春云齋讀為資資謂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齋音各償。疏注計所至之直。釋曰謂乘官車者毀損有折壞其車不堪乘用者或全輸價直

幣主受給官物所用之餘此之財物亦授之職幣既得此物還與冬官繕治之故鄭云以償繕治之直也。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之疏。疏曰大喪謂王喪遣車謂將葬遣送之車

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疏大喪至行之。釋曰大喪謂王喪遣車謂將葬遣送之車遣車一曰鸞車。遣奔戰反注同。疏入殯者也言飾者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麤小

為之耳。注厥興至鸞車。釋曰後鄭訓厥為興即言謂陳駕之者解厥為陳駕也按下車僕云大喪厥革車彼厥謂作之此文既言飾遣車已是作更言遂厥之故以陳駕解厥也云行之使人

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者按檀弓云諸侯大牢苞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亦大牢苞五個遣車五乘鄭注云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畧天子當大牢苞九個遣車九乘此時當在朝廟之時於始祖廟陳器

之明且大遣奠之後則使人以次抗舉人各執其一以如墓也云遣車一曰鸞車者按家人云及葬言鸞車象人是名遣車為鸞車以其遣車亦有鸞鈴故也。及葬執蓋從

車持旌。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兩則有蓋今蠶車疏。疏及葬至持旌。釋曰

向殯云執蓋從車者謂此中車之官執蓋以隨柩車之後云持旌者亦使中車之官執持銘旌此在柩車之前而文在下者以執蓋是中車因言持旌耳非謂持旌亦從車也以車銘旌表柩象殯

時在柩前是以既夕禮云祝取銘置于茵注云以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若然茵既行時在柩車前明銘旌亦與茵同在柩車前可知也。注從車至銘旌。釋曰云從車隨柩路者鄭欲

以經車為蠶車柩路解之云今蠶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者蓋所以表尊亦執而隨之所以禦雨今蠶車既設帷荒不得設蓋是以執而隨柩車雖無用但象生時有也云所執者銘旌者

將葬之旌士有二旌大夫已上皆有二旌知者以既夕禮是士禮而有乘車所建旌是攝盛故用孤卿所建通帛之旌也又有銘旌以其士無遣車故無厥旌也大夫以上有乘車所建旌卿已上

尊矣無攝盛以尋常所建旌王則大常孤卿建旌大及墓嗥啓關陳車關墓門也車貳車也

夫亦應攝盛用旌是一也又有厥旌又有銘旌也。及墓嗥啓關陳車士喪禮下篇曰車至

道左北面。疏注關墓至東上。釋曰鄭知車是貳車者以其遣車在明器之中按既夕陳明器立東上。在道東西面此不言明器而別陳東是貳車弓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乘也

士喪禮下篇曰者是既夕禮也而言士喪禮下篇者以其士喪禮論初死并在殯之事既夕禮論葬時事既夕之下同有一記記士喪及既夕不備之事摠為一記故鄭以既夕連士喪而言下篇也此所引者引記彼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士無貳車惟據乘車道車槩車三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別有貳車十二乘若然則此車非止二車而已鄭直云貳車者舉其士喪禮不見者而

小喪共匱路與其飾
也飾棺飾也
歲時更續共其幣車
故書更續為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更讀當為

之鄭云柩路載柩車也者即蜃車也云館棺飾也者即帷荒柳嬰池組之屬皆是棺之飾

續更續更受新共其弊車歸其故弊車也立謂俱受新耳更易其舊續續其不任用共

其弊車巾車既更續之取其弊車共於車人材或有中用之弊婢世反任晉子注同

釋曰言歲時更續者謂一歲四時皆有受官車更謂車雖未破日月已久舊壞者更易以新者

續謂雖未經久其有破壞不中用者復以新車續之云共其弊車者此言為二者而設以其既易

則更續共為一事不當經旨故後鄭不從也云共其弊車歸其故弊車者此言亦不從也後鄭以

為俱受新者謂更與續二者於彼用車之人俱受其新車也云更易其舊者釋更也云續續其不

任用者別釋續也云共於車人者此巾車不專主車人所造大車柏車而已兼主輪人與人所造

乘車兵車而云共車人者則車人謂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造車之人兼輪人與人等造車人也

鳴鷺鳴則和應是車有和鷺和胡即反下應和同警音景軫音零劉音領

相應之象故鳴鈴以應雞人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用謂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鄭司農云說謂舍車也春秋傳曰雞鳴而駕

日中而說用謂所宜用。說書鏡反

注及下駕說并注同朝直送反下同

等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別掌之。注用謂至宜用。釋曰此經雖不言所用之處典路所

掌還依巾車朝祀所用故鄭依巾車而言也先鄭所引春秋者在左氏傳宣十二年楚與晉戰於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趣倉口反

疏

注出路至馬也。釋曰按上巾車玉路以祀此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鄭云王當乘之惟出王路也按下文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注云亦出路當陳之不言王乘之者以此惟云大祭祀則出路據王所乘之亦當陳之為華國下注曰當陳之謂陳之以華國亦有當乘之法但大賓客王乘金路也其大喪則無乘吉時路故注為陳之而說也知贊僕與趣馬者夏官大馭戎僕齊僕之等及趣馬之官主駕說故知

大喪大賓客亦如之

亦出路當陳之鄭司農說以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又曰

大路在賓階面贊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故曰大喪大賓客亦如之。贊章鏡反又作綴張衛反塾音孰上時掌反屬音燭

疏

亦注

出至如之釋曰先鄭引顧命云康王既陳先王寶器者按彼上文云陳寶及列玉五重大訓之等乃陳車乘故云既陳先王寶器云又曰大路在賓階面注云大路玉路云贊路在阼階面注云贊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注云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云次路在右塾之前注云象路之貳與玉路之二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云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者漢朝集使上計律法謂上計會之法禮

凡會同軍旅弔

于四方以路從

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從才用反注及下注同

疏

注王出至華國。釋曰鄭云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

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者按經會同軍旅及弔有三事則是衣裳之會及弔王乘金路兵車之會及軍旅王乘革路是王出於事無常也王雖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皆從惟玉路祭祀之車尊不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

萃猶副也

出其餘皆出以華國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又曰帥旂闕四十乘孫子平陳有萃車之陳又曰馳車十乘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故書萃作平杜子春云萃車當爲駟車其字當爲萃書亦或爲萃。萃七內反及注同廣古曠反注同萃薄輕反又薄田反輕遺政反注

疏

注

同陳直刃反下同屏并領反又薄經反喪息浪反十乘繩證反下千乘乘車同駟薄經反猶至爲萃。釋曰云此五者皆兵車者以其廣闕之等皆在軍所用故知皆兵車云所謂五戎也者凡言所謂者謂他成文檢諸文不見更有五兵車爲五戎之文惟有月令季秋云以習五戎鄭彼注以五戎爲弓矢戣矛戈戟不爲五兵車解之則未知鄭所謂五戎者所謂何文或可鄭解彼五戎或爲此五兵解之以五戎之事無正文故鄭兩解之也云戎路王在軍所乘也者此言戎路

則巾車所云革路即戎路故知戎路是王在軍所乘也若然此車僕惟掌五戎之萃其五戎之正
不言所掌者巾車雖掌正戎之一其下四戎之正亦巾車掌之矣其廣車闕車萃輕四者所解無
正文皆鄭據字以意釋之也云春秋傳者是莊九年齊魯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
歸又曰下是宣十二年楚與晉戰於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羅鳴而駕日中而說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為左拒欒武子曰楚其君之戎分為二
廣是也云則諸侯戎路廣車也者以時楚雖僭號其兵車仍號為廣故知餘諸侯兵車為之避天
子不得以戎路也云又曰帥遊闕四十乘者即是潘黨所帥者也云孫子八陳有革車之陳者是
孫子兵法有此言也云又曰馳車千乘者亦是兵書之言引之以證廣闕萃輕為兵車之義也云
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者言未盡聞則亦有聞者其游闕四十乘及馳車千乘并戎車三
百兩等畧得少聞之其餘未聞故云未盡聞也書曰者是牧誓武王伐紂戰於牧野之事也 凡

師共革車各以其萃

五戎者共其一以為王優尊
疏注五戎至元焉。釋曰知戎惟者所乘也而萃各從其元焉。共其一者按巾車王所乘惟革

路而已即此上文戎路是也是王惟乘一路耳今此經不云革路摠云共革車則革車之言所舍者多五戎皆是則王雖乘一路四路皆從是優尊所乘也云而萃各從其元者元即五戎車之下

皆云之萃明萃會同亦如之

巡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戎路乘車之
疏注巡守至備也。釋曰鄭知巡守及

兵車之會王乘戎路者以戎僕云掌馭戎車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云乘車之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者上經凡師摠云共革車此文亦云共明無問巡守乘車之會皆從以不

失備大喪厥革車

言與革車則遣車不徒
疏注言與至有焉。釋曰經不云戎路而云

闕萃輕皆有可知若然王喪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

大射共三乏

鄭司農云乏讀為匱乏之乏
疏注鄭司至之乏。釋曰乏

一名容則射人云三獲三容是也以其為革車用皮其乏亦用皮故因使為之若然直云大射共乏至於賓射燕射之等則亦使共乏矣舉大射尊者而言先鄭讀乏為匱乏之乏者以其矢於侯

匱乏不去故讀從之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

為旌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旛龜蛇為旐全羽為旛析羽為旛析羽為旛

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破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般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旛旌之上

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旛之然反隼息九反旗音餘旄音兆旄音遂識式志反又音志又昌志反下同被音皮反又皮寄反著丁畧反又直畧反也。○釋曰鄭云所畫異物則異名也者按九旛之中有游物旛旄之等不畫異物而鄭所摠云畫異物者鄭據名者而摠言之非謂九旛皆畫異物也云屬謂徽識也者謂在朝在軍所用小旛故以屬言之鄭引大傳者欲見此屬與大傳徽識爲一物則詩所云識文鳥章亦一物引今漢法欲見古有此物遺及漢時也云通帛謂大赤者中車及明堂位皆明大赤也云從周正色無飾者以周建子物萌色赤今旛旄通體盡用絳之赤帛是用周之正色無他物之飾也云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者殷以建丑爲正物牙色白今用帛素飾其側者明以先王正道佐職故兼用白雜之也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旛旄之上者按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綬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若然冬官鍾氏染鳥羽是周法染鳥羽爲五色故鄭云皆五采羽繫之於旛旄之上云所謂注旛於干首也者言所謂者謂爾雅之文也若然則此旛旄非直有羽亦有旛故鄭引爾雅注旛以證旛旄明其兩有是以干旛詩云子子干旛子子干旛鄭彼注云周禮孤卿建旛大夫建物首皆注旛焉明干首旛羽皆有之此雖據旛旄旛羽並有至於大常已下首皆有旛羽故衛之臣子雖旛物而有旛羽則大常已下皆有明矣故夏采云乘車建綬復於四郊注綬以旛牛尾爲之綴於轡上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旛異之於生是其旛首皆有旛之驗也云九旗之帛皆用絳者以周尚赤故爾雅云纁帛纁也按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而鄭云九旗之帛者據衆有者而言或解以爲旛旄之下亦有旛旄而用絳帛也其旛之下旛似不用絳故爾雅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旛繼旛曰旛詩云白旛中央旛即左氏定四年傳云分康叔以少帛緝旛旛旛是旛旛色異也爾雅別云素錦綱杠素陞龍練旛九彼旛於喪葬之旛也

頌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旛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
旗縣鄙建旛道車載旛旛車載旛
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

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旛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閱王乘戎路建大常焉玉路金路不出

闕音悅朝直遙反下朝各就同難乃且反辟音避。○疏 及國至載旛。○釋曰按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芟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大閱謂仲冬無事大簡閱軍禮司常主旗物故

注物名至用絳

贊司馬領物也此九旗發首雖摠爲大閱而言其道車載旄游車載旌非爲軍事也。注仲冬至不出。釋曰按大司馬云主四時軍法故云司馬主其禮也云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者謂自王以下至諸侯并鄉遂之官是也云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者聖人與日月齊其明故旌旗畫日月象之按桓二年臧哀伯云三辰旌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則此大常之畫日月者以此直言日月不言星者此舉日月其實兼有星也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升朝一象下復也者以衣服不言交龍直云衮龍則衣服直有升龍無降龍以其天子之衣無日月星辰故諸侯旌旗無日月星辰則諸侯不得與天子同故直有升龍也至於天子旌旗有日月星辰故諸侯旌旗無日月星辰故龍有升降也象升朝天子象下復還國也云孤卿不畫者謂不畫異物帛而已云言奉王之政教而已者以其直有時王政教故云奉王之政教而已云大夫士雜帛者謂中央赤旁邊白是先王殷之正色而在旁故云以先王正道佐職也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之所聚也者以師衆也都聚也主鄉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師都也六鄉大夫皆卿六遂大夫皆大夫也鄉合建旆大夫合建物今摠建旆以其領衆在軍爲將故同建旆熊虎之旗故鄭云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云州里縣鄙鄉遂之官者州是鄉之官里與縣鄙是遂之官故摠言鄉遂之官云互約言之者遂之里是下士得與鄉之州中大夫同建旆則知鄉之閭亦得與遂之縣同建旆也遂之鄙得與縣同建旆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旆可知是互也言約者鄉之族上從黨同建旆比上從閭同建旆也遂之鄰上從鄙同建旆鄰上從里同建旆是約也俱族師已下牙都鄙已下皆是士官雖與在上大夫同建其刃數則短當三刃已下云鳥隼象其勇捷也者熊虎龜蛇皆二物相對則此鳥隼亦別物若然則鄭以勇解隼故王制云鳩化鷹然後爵羅設是隼勇也以捷解鳥鳥亦謂捷疾者也云龜蛇象其扞難避害也者龜有甲能扞難蛇無甲見人避之是避害也云道車象路也者按巾車云象路建大赤以朝朝所以行道故謂象路爲道車是以士冠詆及郊特牲皆云車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是與在朝服乘者皆從道故知道車是象路但在朝則建大赤今以朝夕燕出入則建旆也鄭知游車是木路者巾車云木車以田是游樂之所囿人掌園游之獸禁是知游車是木路也但正田獵所建大麾今以小小田獵及巡行縣鄙則建旆爲異耳云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者此羽是鍾氏所染鳥羽象翟羽而用故知皆五色以象文德也云大闕王乘戎路建大常馬玉路金路不出者鄭據此文大閱之時王乘戎路金玉之路不出其祀帝於郊及乘車之會金路玉路皆出也

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於位朝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

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賴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徵識之書則云某

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杜

子春云畫當為書玄謂書畫雲氣也異於在國軍事之飾○別彼列反下相別同亡音無

至其號○釋曰上云旌旗之大此言旌此之細者也云皆畫其象焉與下為目此則官府已下三

象是也○注事名至之飾○釋曰鄭云事名號者微識者大傳云殊徽號昭公二十一年宋廚人

濮曰揚徽者公徒也其名微也詩六月云識文鳥章箋云識微識是名識也今鄭合而言之故云

徽識也云所以題別眾臣者此經雖為軍事而言而云題別眾臣者亦據在朝位而言也故鄭即

言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而引覲禮為證也按覲禮秋覲在廟諸侯前期皆受舍於朝文王廟外

上介樹君之旂於位明日公侯伯子男入各就其旂而立即此經象故云此其類云或謂之事或

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者官府在朝是內其州里在百里二百里家在三百四百里五百里

並是外也云三者旌旗之細也者對上大常已下為旌旗之大者也云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

者謂為銘旌各以生時物王則大常已下為之云亡則以緇長半幅者謂不命之士生時無旌旗

者故云亡也以緇緇長半幅長一尺也云楨末長終幅廣三寸者以赤緇為之長二尺廣三寸云

書名於末者書死者名於廣三寸之上云此蓋其制也者此在朝表朝位其銘旌制亦如此按禮

緯云天子之旌高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刃士三刃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刃天

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刃也若然在朝及在軍綴之於身亦如此

故云蓋其制也云微識之書則云某某之事者官府天官在軍當云大宰之下某甲之事地官之

下當云大司徒之下某甲之事餘四官之下皆然云某某之名者此據州里而言假令六鄉之下

則言某鄉之下某甲之名若六遂之下當云某遂之下某甲之名也云某某之號者此據都家之

內假令三百里大夫家之下當云某家之下某甲之號此三者則偏其畿內矣云今大閱禮象而

為之者此在軍之旌綴於身大小象銘旌及在朝者為之云兵凶事者隱公傳云兵凶器戰危事

亦是凶事也杜子春破畫為書後鄭不從還從畫雲氣者按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則射侯之等

皆有畫雲氣之法明此經所云畫者畫雲氣也云異於在國軍事之飾者覲禮及銘旌皆不云畫

以其在國賁故也惟在軍

凡祭祀各建其旗

王祭則玉路疏注王祭至玉路釋曰鄭云

畫之故云軍事之飾文也

王而言云乘玉路則建大常經云各建其旗則諸侯已下所得路各有旗按上文諸侯建旗大行

人云建常九旒雖言常皆是交龍為旂散文通故名旂為常孤卿則廬大夫則物故言各建其旗

也

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巡守兵車之會王乘

旌門○釋曰鄭知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者見齊僕云掌取金路以賓又齊右亦云會同賓客

前齊車齊車即金路朝覲宗遇即會同故揔以金路解之也知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路者以其

疏畫